

紫琅
诗会

尾音

◎闻茂

积雪在山的背面
吐完了晶莹
阳光,乐谱,爬上树梢
一寸一寸地向下漾
看山的老人,骨头放轻
从一条小径走出
红桦、青冈栎、丝栗栲……
停止了衰老

绿鹭从湖的水纹里溜出
它绿色的脚
掠过丛林的声音,隐藏了
水中的眼,山上的眉
春的猎枪
视野再清晰开阔一点
就扣动绿的扳机

天空不久就会装满花色
山谷里的音符
风一响,满是冬的尾音

镜像学

◎毛文文

我坐在山巅上,观看大海
大海堆积山峰、沟壑和岩石
一片绿野、一群山脉,一堆不平事
摔碎、组合、绵延
阳光下,大海的叹息
在丛林中,是石头的金色摩擦
在枝和叶上落下

我坐在海船上,观看高山
高山掀开波涛、鱼鳞和礁石
一片蔚蓝、一川航线,一湾寂
静意
荡漾、漂泊、翻滚
风雨中,高山的呼吸
在洋面上,是云帆的开怀畅饮
在风和风云上经过

我走进镜子,又从镜子中出来
见山就吟唱:流水只是假象
见海就高歌:我一直在石阶上
攀爬

松林

◎水西

红交嘴雀从北方飞来
或许惊艳,刚到就有一场雪
密成了分不清的风

南方丘陵地上的松林
这时白胖胖的,泥土的馅
松软下来。松针呈白的皱褶
或花纹。红交嘴雀是个建筑家
它们扑腾,交叉的嘴
扒出枯落的松皮、草,营造雀巢

阳光出来啦!松林里
有了一条条溪流,带着松针
在罅隙无限贴近大地的心
刺醒那些菌菇的根系
红交嘴雀,松枝上亮开嗓门
它们要——繁育松涛了



春天的声音

◎王尚

芬芳
一叶

小面摊儿

◎林小森

这里说的小面摊,是大菜场里的一个档位,卖当天用机器压出来的面条与饺子皮、馄饨皮。档位上品种丰富,有碱面、不带碱的水面,有厚实宽面,也有放在火锅里一烫即熟的银丝面,光是面条的宽与细,就分好几种。摊主是安徽人小李和她的丈夫,这里总是过年后菜场最早开张的摊位。我每次开玩笑说小李太勤快时,她都会笑着回嘴:“一斤面挣几毛钱,几百斤面打下来,我都快成了白毛女。要不是这里的老街坊过年吃腻了大鱼大肉,就馋一口碱面,催着我开张,我才不会这么快就拖儿带女回来呢。”

她这么一说,我倒留意到她额前发上不知何时擦到的一缕白,还有眼睫毛上毛茸茸的面粉。没错,压面条是一桩体力活,成桶的过滤水,成包的面,要倒进和面机的面斗里。过会儿,经过熟化的面团,要经过压面机上的多道轧辊,把面团从厚而薄地轧成面片。面片再放入面斗,引入切面刀间,才可切成粗或细的面条。有时,要切成巴掌宽的超宽面片,小李的丈夫负责

搬动它们,叠放整齐,在每一层之间撒少许面粉防粘,再用铡刀切成正方形的馄饨皮。

菜场位于老居民区,周围都是已经建了30年的住宅,居民以退休的老人家居多,老人消化力比较弱,吃面条,吃馄饨,是空巢老人很“落胃”的选择,因此,到小李这儿来买面条的老人络绎不绝。这生意做得费喉咙,因为年纪大了,老人普遍耳背,报账、找钱,都要提高音量。有时,小李觉得顾客买多了,还会多嚷嚷一句:“要记得把剩下的面条放在小匾里,像蚊香一样盘起来吹干,你会吗?”

老人回说:“大冷天点什么蚊香啊,蚊子还没有出来呐。”

小李无奈,再次戴上手套,抓了一把碱面,盘给老人家看,还贴近顾客的耳边喊:“湿面一天吃不完,不能闷在塑料袋里,会发黏,吃了对身体不好!”

小李丈夫正在机器上切饺子皮,笑道:“我老婆就是个操心的命,她还嚷嚷要做鸡蛋面、胡萝卜面和紫甘蓝面,我看她怎么忙得过来。”

小李一面递给我馄饨皮,一面回嘴:“你懂啥,搞些有颜色的面条,不只是为了好看,也是怕那些体力差的老年人,天天吃得太寡淡,营养不够。”

果然,再次去买面条的时候,就见小李正在往和面机里打鸡蛋,都是那种新鲜的、带霜粉的红壳蛋,一打就是60个蛋。一小群老人家包着头巾或戴着帽子,穿得暖暖和和,像乖巧的幼儿园小朋友一样,在排队等“明档操作”的鸡蛋面出炉。还有拉着买菜小推车的老人已把订金付下:“给我留一斤鸡蛋面,半斤淡紫的面,孙子要回来,我赶紧先去买鱼买虾,回头再来拿面。”

五颜六色的面团,一律压成两毫米宽的面,眨眼间就会卖完。小李跟我说过:你去看,那些弯腰驼背,提着一小兜面条往家走的老人家,也只买了些豆腐、肉糜,牙口都不如年轻时了,能多照应他们一些,多体谅他们一些,也是替人家的儿女分忧。这件事情,想通了,就不会嫌麻烦的。

属于自己的年味

◎夏肇竹

老李在高架上堵车的时候才猛然醒悟到快过年了,虽然他这几天一直在拜访客户,但他没有跟年联系在一起。做销售的这些年,他把许多温暖的人情往来当成了商业手段和任务,进行的时候完全没有过节的喜悦,脸上堆砌的都是职业假笑。

到家已近晚八点,上高中的儿子吐槽说过年越来越没有年味,学校放假时间短得像兔子尾巴,从前路边满满都是福字对联的摊位,现在消失得干干净净,大年三十连个炮仗声都稀稀拉拉。而且老李媳妇儿升职以后变得更忙,从前喜欢在年前炸丸子的习惯都没了,太累,直接去外面饭店定做。可儿子说,他就喜欢炸丸子的时候家里热腾腾的油花味,觉得那就是年味。

老李媳妇儿听完深深叹了口气,她不是不想在家开油锅炸肉丸子,一是没心情,二是没时间。今年企业特别难,升职以后加薪都没有,能保持原有水平就不错了,事儿倒是多了不少。从前过年前还想着去美甲美容,现在两手糙得护手霜都懒得涂,有时间也顾不上去美容,想好好睡一觉,这一年太累了。

老李儿子想逛超市,但老李夫妻都累瘫了不想动,说想买啥直接上手机App吧,现在超市全都能实现送货上门。可儿子说他就想感受一下超市里摩肩接踵的人流,货物堆满小推车站收银处排队的场景,耳边听着刘德华的“恭喜你发财”!那才是年味儿。

晚上躺在床上,老李仍旧觉得疲惫,感觉年是一个骗局,披着喜庆的外衣,内里包裹的是警醒和回

望反思后的惊吓,又老了一岁呀,还没有实现财务自由,贷款没还清,挣钱的速度比不上父母衰老的速度,孩子以后用钱的地方更多;更窝心的还不是钱的问题,而是身体一年不如一年,因为应酬而喝伤的胃,各种现在看起来无伤大雅的结节也是隐藏的雷。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,眼一睁周围都是依靠的眼光,老李已经忽略了过年带来的愉悦。

虽如此,老李依旧给媳妇儿买了套莱卡内衣,给儿子买了运动鞋,给父母送水果和熟食的时候在单元楼的地下车库抽了根烟,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少年,借着放烟花的由头悄悄点燃父亲的过滤嘴,趁父亲不注意偷偷吸一口,辛辣的烟草味呛得他咳嗽了好久,仿佛那才是属于自己的年味。